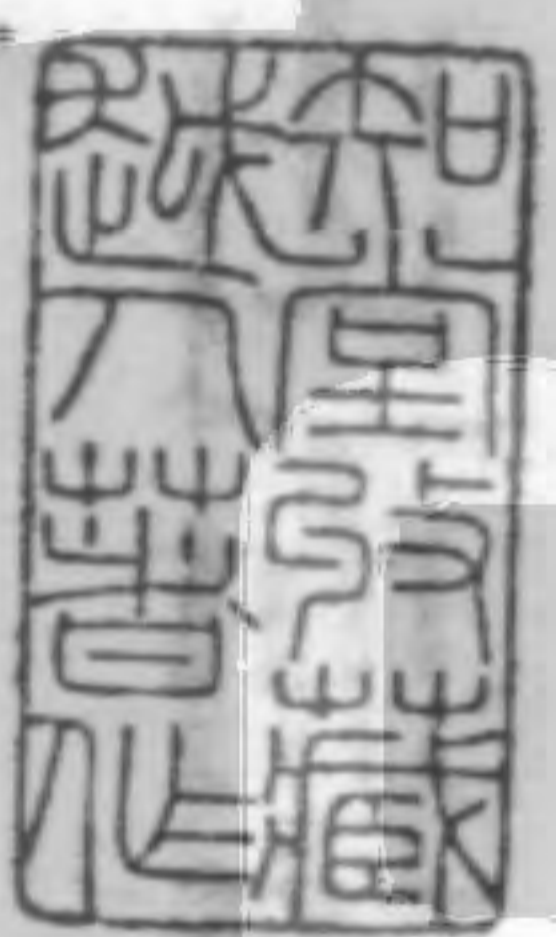


程

自序



小柴桑誦誦錄者柴桑老人錄所以訓子



姓之言也既以老而休居日與子姓聚語
凡身所經嘗與夫耳目所聞見及閱古而
有獲者卽拈以相示既相示已隨而錄之
故語無倫次重複鄭重誦誦焉似老人之

言故曰誦誦錄也傳曰趙孟年不滿五十而諄諄如八九十人諄諄猶誦誦也然則誦誦固老人之恒態與余年已望七非復如趙孟之未艾也則夫誦誦焉如秋蟲之宵唵又其必至之候無足恠者憶余方盛年入而侍於諸父出而奉教於鄉先生之林聞其提耳之命皆其身所備嘗之艱阻與夫所盡知之情僞憂深思遠諄復而不
能自休而余時方意氣飛越謂夫人情之不過如此而天下事無不可爲漫焉不加
紬繹直以其說爲平平甚且以爲勞勞而
可厭及乎年之漸長閱歷旣深然後追思

自序二
昔之所言皆淵乎其可味犁然而有當於
余心也欲哀而輯之以自爲寡過之地而
遺忘已多所存乎胸臆之間者屬千百之
一二迨今以身所經嘗耳目所聞見閱古
而有獲者印之無不脗合然後欲以父兄
之緒論貽之子孫而不自覺其誦誦之至

於如此真淵明所謂昔聞長者言掩耳每
不喜奈何五十年忽已親此事者也詩云
老夫灌灌小子躑躑又云誨爾諄諄聽我
藐藐惟其灌灌也夫是以諄諄也惟其躑
躑也夫是以藐藐也余昔旣以其躑躑而
傷灌灌之心今又欲以其諄諄而回藐藐

之聽殆不可得小子乎姑試取而存之異
日者或就而繹之必將慨然而嘆信余說
之不誣而悔其昔之不蚤用以自藥如余
今日之追恨於無窮也崇禎乙亥長至日
會稽陶奭齡題

小柴桑喃喃錄卷上

稽山退隱陶奭齡君奭父著

吳寧門人李爲芝較梓

凡人家父子兄弟皆擢巍科躋膺仕者考其祖宗必
累世善良或有陰功及物至行格天益自吾宗以
及嫺媿中覩聞之所獲接無不爾者至於受福之
人或反屑越遂舉前人積累之基祚一旦斲削以
至於盡亦可惜也

商周之祚基於簡狄姜嫄蓋母爲地道萬物之所成

終成始故女德關人家隆替尤甚吾宗莊敏公
枝取盛其祖母魯母章皆慈祥婉婉薰人以和而
吾曾祖母馬祖母商兩淑人母董夫人累世淑慎
而馬更能通詩禮亦一家之任姒不知後來有能
嗣其徽音者否
莊敏公及余考恭惠府君皆爲河南左轄而族父雲
谷公卽莊敏之孫長藩閩中最久皆不染一塵其
子孫皆有興者天亦未嘗負人也

先府君以大宗伯歸里所居止小樓三楹無廳事設
客先兄中憲文簡及余皆娶婦至無地可容又府
君八十壽辰親友畢集無以稱觴始假貸構廳樓
於宅東十餘年始畢工堂構之難如此後生小子
目不見締造之苦尚嫌卑陋迫迨爲可歎也

阻深變詐鬼神之所憎正直坦明人天之所重余家
一門自六世祖樂澹府君以來皆不識機械爲何
物雖遭閔受侮不爲不多至於併日而食易衣而
出未嘗悔也先府君兄弟俱官二品而田不滿數
頃正欲以不盡貽子孫願各葆護此意無忝所生

佛事之盛無過梁武大同普通之間時元魏胡后擅
政亦崇信三寶所造寺院如永寧等皆備極神功
規樞堯率讀梁史及楊銜之洛陽伽藍記知當時
國王臣宰下逮士庶無不崇尚有爲嚴飾供養彌
天率土胥成梵邦自佛法入真丹未之有也俄而
梁武餓胡氏沈南北生靈遍被塗炭於時菩提達
磨始來自五天建惟心之旨掃除功德如暑筭寒
毳應時而授又似隆準將興而羸政項籍先極殘
暴爲之驅除時節因緣如有嘿契攷銜之伽藍記
元魏盛時京城表裏凡一千餘寺不數年間鞠爲
榛莽曩時遺刹勵有存者獨少室一燈輝映今古
可見有爲之法不及無爲而初祖實無功德之言
爲不誣也

孝友如飲食衣服一日不足便有性命之憂其他如
錦綺如珠玉有之足備觀美無之亦不甚害今人
事事要好却于父子兄弟間都不加意譬如樹木
根本已枯雖剪綵爲花能有幾日好看
先兄周望一生只知有父母兄弟於妻子澹如也

年入閨閣中不過數日夜夜匡牀相對講論性命之理或相與賞奇文析疑義不知老之將至唱予和汝真如其命之鳥中道謝去余質之死久矣誦昔人風雨對牀之句每爲悽然先府君一生仕宦只隨流平進初不求速化然耳順之年亦至大宗伯矣江陵爲同年生意氣驕橫府君爲少司寇每相見歸未嘗不惋恨求去之速時大司寇缺人朝議皆歸府君府君力求南缺而出纔一二年遂拂衣歸江陵猶在事也

功名浮物非駐足地先周望登第後寓書與余謂向時迷陋視一科名以爲究竟正如海師妄認魚背謂是洲岸吾輩須大開眼目提起此身在公卿大夫之上勿令爲些小得意事壓倒卽前頭有無窮進步地矣

朱平涵有五計之說亦可喜聊爲筆之十歲爲兒童依依父母嬉嬉飽煖無慮無營忘得忘失其名曰仙計二十以還堅強自用舞蹈欲前視青紫如拾芥鶩聲名若逐羶其名曰賈計三十至四十利欲

薰心趨避著念官欲高門欲大子孫欲多奴僕欲
眾其名曰巧計五十之年嗜好漸減經變已多仆
起於爭鬪之場亨塞於險巇之境得意尚有疆陽
失意遂成枯木其名曰囚計過此以往聰明既衰
齒髮非故子弟爲卿方有後手期願未艾願爲嬰
兒其名曰屍計大約世人一生盡此五計非學道
人鮮自脫者

元末閩人林鉞爲文好用奇字然非素習但臨文檢
書換易使人不能曉稍久人或問之併鉞亦自不
識也昔有以意作草書寫畢付姪膽錄姪不能讀
指字請問佇視良久恚曰何不蚤問所謂熟寫冷
不識皆可笑

楊銜之洛陽伽藍記云崇真寺比丘惠凝死一七日
還活云經閻羅王檢閱同閱有五比丘一是融覺
寺曇謨最云講涅槃華嚴領衆千人閻羅王曰講
經之人心懷彼我以驕陵物卽令青衣送向西北
門似非好處一是禪林寺道弘自云教化檀越造
一切經及人中像十軀閻羅王曰沙門之體必須

攝心守道不干世事不作有爲造作經像正欲得人財物貪心卽起三毒不除亦付司一是靈覺寺寶明自云曾作隴西太守造靈覺寺成卽棄官入道閻羅王曰卿作太守曲理枉法劫奪民財假作此寺非卿之力亦付司皆入黑門靈太后聞其言知冥中所重專在禪誦卽請坐禪僧百人內庭供養不聽僧乞索造經像而京師比丘亦不復以講經爲意此說或未必盡然然末法僧徒專以講經及乞索造寺及經像爲能事此一段因果亦不可不令知之按曇謨最善於義學所著大乘章西域沙門流支爲胡書寫之傳之彼國西方沙門常東向作禮號爲東方聖人然見閻羅王猶未得善處欲今時講師倍宜捫心自省矣

伽藍記又載隱士趙逸是晉武時人自云永嘉以來二百餘年建國稱王十有六君皆游其都邑目見其事及觀史書皆非實錄莫不推過於人引善自向苻生雖好勇嗜酒亦仁而不殺未爲凶暴而史所紀載衆惡皆歸苻堅自是賢主而賊君取位歸

今是堂
惡其君凡諸史官皆此類也余嘗疑唐之高祖及
建成兄弟皆有雄略而蹀血禁門之後遂巡內禪
作史者遂皆歸美秦王不特隱巢無功卽獻陵亦
爲無色史官之誣大率如此讀趙逸之言爲之太
息
趙逸又言當今之時無不生愚死智生直中庸之人
而死後立碑志墓虛加獎飾君則堯舜臣則伊臯
牧民則浮虎慕其清塵執法則埋輪謝其梗直華
辭損實大率皆然真可笑也

寶誌公游於江左杖掛刀尺拂子以識國號刀齊尺
梁拂子陳也踪跡不常梁武特所崇貴而伽藍記
又載沙門寶公形陋識達發言如識胡太后問以
世事公把粟與雞呼朱朱后竟爲爾朱榮所沈又
有十二辰歌傳於世不知竟是一人否或聖人應
化不妨南北並現今傳十二時歌皆云誌公則定
是一人矣

元魏時宋雲與惠生向西域取經入烏場國國王問
雲彼國出聖人否雲具說周孔老莊之德及管輅

善卜華陀治病左慈方術等且言海中有蓬萊山
銀闕金堂神仙所居如此之類分別說之王曰若
如卿言卽是佛國我當命終願生彼國嗟乎愚人
不達惟心願東願西誠爲深惑然正惟惟心故願
東竟當得東願西竟當得西佛言汝欲淨土當淨
其心隨其心淨卽佛土淨繫心求生亦是淨心之
一法不可不知也

到漑爲建安太守故人任昉以詩寄漑求一衫漑索
一橐中無可寄者荅曰余衣方百結閩鄉徒入蠶夫
止漑衣未免百結昉子何妨冬月葛衣近傳奇有葛
衣記殊辱茂灌也

梁元帝金樓子云荆山高齋夏月無白鳥余安寢其
中及移他處則蚊聲如雷數丈之間如此之異余
家南洋貧人無幃帳者多移舟寢其中有數丈許
獨無蚊傍雖如市無一翼誤闖其界真不可解讀
金樓子始知是處有之 齊桓公卧栢寢謂仲父
曰一物失所寡人悒然今白鳥營營是必饑耳因
開翠紗幮進之今僧人有夏月裸而飼蚊者人多

笑之不知古人君亦有爲此者
周禮蠲氏掌去鼃黽焚牡鞠以灰洒之則死註惡其
聒耳夫鼃黽聲卽聒耳亦非有害於人而必洒灰
殺之周禮之爲教亦大不仁矣

南史西南夷傳扶桑國在大漢國東二萬餘里甚有
禮文居親喪七日不食祖父母喪五日不食兄弟
叔伯姑姊妹三日不食中國人居喪殊草草媿之
多矣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信夫

五胡頗多人傑石勒弟高光優劣慕容盛評伊周是
非皆開人不敢開之口盛云時無直筆之史後儒
承其謬談雖未必盡然亦往往有之

來道之槎菴小乘東坡云吾聞本秀二僧以口舌區
區奔走王公洵洵都邑安得不敗殆非浮屠氏之
福也後參窠覺範自附蘇黃之門負累編管豈亦
未聞坡老斯言耶近世憨山達觀卓吾皆聚衆都
邑竟煩白簡達觀卓吾俱不得其死而憨山亦謫
戍嶺表千古之事真如一轍佛制比丘不得親近
國王大臣可謂慮患深垂戒遠矣道之此論甚當

末法衲子徒知借貴勢爲金湯不悟已入利名之
罟獲也

裴晉公云凡吾輩但可令文種無絕然其間有成功
能致身萬乘之相則天也黃山谷云四民皆有世
業士大夫子弟能知孝友忠信斯可矣然不可令
讀書種子斷絕有才氣者出便當名世余謂爲萬
乘相與名世皆非所期但書種絕則聖賢路斷使
眼不識一字而能立躋聖域恐千古惟六祖一人
到人家雖其門庭荒蕪供具麤澹而主人之談吐儒
雅子弟之進趨有禮案上有古書籍袖中有好文
章目前雖單門素族其興也可翹足而待也彼膏
梁華腴之第葷羶之氣逆鼻塞耳不與易矣

隋煬無日不治宮室兩京及江都苑囿亭臺雖多入
而益厭每游幸左右顧矚無可意者不知所適乃
備責天下山川之圖躬自歷覽以求勝地何如小
柴桑數椽容膝易安久而逾適也

槎菴小乘又云南史徐孝克臨終正坐念佛室內有
異香姚察將終曾無痛惱但西向坐正念云一切

空寂其後身體柔軟顏色如恒說者謂孝克討論
釋典長齋持戒講誦積年察讀一藏經並能究竟
其義以爲崇佛之驗然孝克性至孝遭父憂殆不
勝喪事母盡就養之道爲國子祭酒每侍晏無所
食噉獨取珍果納紳帶中歸以遺母母患欲粳米
爲粥不時得母亡遂常噉麥察父沒長安察蔬食
布衣不聽音樂凶問至適除母喪羸瘠之餘加以
毀頓因得氣疾居喪有白鳩來巢之異則此兩人
皆內行克修惇履純孝其臨終不亂良亦由此至
於劉歆何胤無不皆然乃知佛法雖超生死踐履
無踰實行而世間狂慧之徒踰脫繩檢居家歷宦
多抱慚德而自謂悟解性宗非凡限量生遭謗議
死墮泥犁觀此數公可以省矣此至言也余每讀
之未嘗不內媿發汗

宋隱逸傳俞汝尚字退翁烏程人擢進士第歷仕州
縣然不營進取與趙悅道及二蘇友善旣歸休數
年以避暑居外舍婦黃就視之退翁曰人生七十
者稀今與夫人皆過之可以行矣妻曰然則我當

先去後三日卒退翁庀其喪自爲作銘名諸子曰
吾亦逝矣隱几而終相距纔十日雖鹿門龐氏何
以加茲史不書其所師者誰學何道然非深於禪
者不能傳燈錄多借士大夫爲重如退翁乃反遺
之何也想只是少却幾首頌偈耳

每從枕上呼童子十呼猶未離牀蓐一日自起推戶
而童子已披衣趨走於前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
訟信夫

或曰原人一生都無破綻而狂者意廣而疎何夫子
取舍之異也曰吾以淺事喻之一人纏裹其足飾
以履綦終年不滌也一人赤脚走泥塗中晚則洗
足上牀而卧二者孰潔必赤脚者曰是可以知狂
與鄉原之優劣矣

海中有女樹天明生嬰兒日出能行食時成少年日
中成壯年日晚成老年日沒而死明日復然人生
一世間亦何以異是

夏日之蚊其嗜人膚必回翔容與審視竅穴往往飽
人血而人不知至秋日則偃遽無理遇人便螫血

今是堂
未濡吻而身已糜碎季世吏多虎冠咀膏吮髓不
擇便利貨纔飽橐橐家族已傾此秋月蚊也固是品
格日下亦是時序使然

崇禎甲戌會稽山中多虎暴倉塘民以銳斃一虎或
聞之官遣胥持牌索皮及蹠骨威骨時已四散分
訖無從徵覓民間醮錢趨剡市得之以奉所費不
費後有虎出入間巷間相視不敢復捕苛政猛於
虎信矣

海內民力竭矣民之情僞幾於不可知矣此時爲人
作令長正如以一羣貧病無賴小兒付之拊摩旣
爲渠憂饗殮又爲渠憂醫藥又爲渠憂水火坑窞
之虞何暇責渠滫瀡之供鼎牲之養昔人爵祿不
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司牧者誠得此意卽一邑
之小民肥矣

晉景公夢疾爲二豎子居肅之上膏之下醫緩以爲
不可爲隋秦王俊疾夢其亡妃曰本來相迎聞許
智藏將至當入靈府中避之藏診視曰病已入心
不可救也人疑傳者之妄憶先府君嘗語爽齡曰

余丁未同年生某

志其姓名

官詞林其微時甚窶婦兄

家富常周旋之某藉以免於饑寒得畢力於學及
既第婦兄責報急每強以所不可爲某患之因扃
鎖邸中門戶俾不得輒出婦兄恚而病竟死一日
方盥忽於匱中見其影某驚顧鬼已入其腦中諄
諄責數其罪又忽在口鼻又忽在胸腹間周游其
身如在傳舍以至於死此先府君所親見然後知
膏肓靈府之說爲不足疑也

先府君又言貴州人安大潮爲大帥嘗同官周旋自
言宿世是僧大潮其法名頗持戒精勤臨化語弟
子曰某本欲度世不期乃墮紅福中蓋世俗以富
貴爲紅福也命書大潮臂間俄生安氏臂上隱隱
有大潮字因以爲名起家兜牟遂至蟬冕飲酒食
肉以終其身始知崔胤緇郎之說亦不誣也

魏文帝以火性酷烈無含生之氣疑世所傳火浣布
爲不然著之典論刊石太學廟門及齊王芳時西
域來獻此布詔大將軍太尉臨試以示百僚遂刊
減此論天下笑之時人耳目短淺所不經見輒以

此說不可鑿
實為有於
不必歸之論
新

意斷其有無如後儒謂無鬼神及天堂地獄之說
皆典論類也此病俗儒尤甚
艾子龍與蛙友蛙問龍曰子之喜怒奚若龍曰吾喜
則和風慶雲滲漉下土怒則傾湫倒嶽洪濤際天
然則子之喜怒又奚若蛙曰風月之夕數部鼓吹
吾之喜也始之以努目繼之以腹脹然後至於脹
過而休則吾之怒也此雖戲語然吾儕居世能若
此亦省事之一法語稱忍敵灾星杜老二云忍過事
堪喜皆脹過而休之說也

楊石齋當國時弟爲列卿子慎復舉進士第一客賀
之公顰蹙曰子見弄傀儡者乎方開場演唱時一
次第而出及將闋則朱紫爛然無復留伎公知
之乎此曲終時也俄以議禮去位子戍金齒人服
其先識余嘗語人人家有得姓受氏來長爲士庶
者未有百千年長爲士大夫者也盛之必衰如暑
之必寒生之必死豈可長據而世或怙恃侈汰不
旋踵而門戶灰冷亦可悲矣

慈湖先生之父曰吾少時初不知已有過但見他人

有過一日自念曰豈人皆有過而我獨無乃反觀
內索久之得其一又索之得其二三已而又索吾
過若此其多乃大懼乃力改嗟夫吾輩日處過中
而不自覺如魚在水不見水人在塵不見塵非慧
日朗然安能微細窮詰知念念之皆非者乎六祖
云但自見已過與道卽相當又云但能念念自知
非自己靈光常顯現

文成公與人書後生美質須令晦養深厚天道不翕
聚則不能發散花之千葉者無實爲其英華太露
耳余嘗與門人言人家釀得好酒須以泥封口莫
令絲毫泄漏藏之數年則其味轉佳纔泄漏便不
中用亦此意也

司馬文正公有言積金以遺子孫子孫未必能守積
書以遺子孫子孫未必能讀不如積陰德於冥冥
之中以爲子孫長久之計余戲爲轉語曰積金以
遺子孫子孫未必能敗積書以遺子孫子孫未必
能賣積陰德以遺子孫子孫未必能耐或請其說
曰衣服酒食宮室輿馬交游僕從皆敗家事也然

爲之者猶自快心若夫火盜橫災轉眼歸盡求一日之樂而不可得故曰不能敗也家有藏書售之於人猶爲得所而子孫漫不經意或以飽蠹或以穴鼠或以糊牖壁或以覆瓿在竈兒或取以代薪芻紅女或取以藏綫纈一錢未入而挿架已空故曰不能賣也夫天道報施難期時日必寬以須之而須之不至便謂福善無徵遂至存心制行一反前人所爲夫十人樹之一人拔之則無生楊長久之計又將安在故曰不能耐也客曰善

劉寬婢翻羹汗朝衣而曰羹爛汝手韓魏公持燭者熱其鬚乃曰勿易渠解持燭矣國朝張莊簡公悅爲御史時出巡方昇過酒家望低誤落其帽州牧拘其人請罪公但語之曰此官府往來處望宜稍高卽遣出余性褊急有所觸卽徵色發聲雖頃卽消釋然媿諸君子多矣

余每言人觸事有三等太上如張綱任風東西吹聽其直過都不撓惹次如火炮焯着卽發發過卽休最下如氣球盛却一肚皮氣繫拴却口不至爆裂

終不消也噫亦苦矣
王龜齡見人禮塲呼而告之曰子有在家佛何不供
養此猶儒者之言也圓照禪師見人飯僧必語之
曰汝先養父母次辦官租如欲供僧以有餘及之
出家兒肯作是言尤爲難得余嘗揭示家人曰堂
前有活佛卽是汝輩之敬田坐上有窮親卽是汝
輩之悲田何必入塔廟而虔恭見僧尼而布施如
流俗兒女子所爲哉

東坡謫海南故人巢谷年七十三自蜀往唁之死於
塗伊川編管涪州或諷故人邢恕救之恕曰便斬
程頤萬段恕亦不救人有言霜降水涸涯涘乃見
諺亦云若不同牀卧不知被裏破

陳仲醇言田鼠化爲鴛鴦入大水爲蛤蟲魚尚有變
化而人至老不變何哉此痛言也嗟乎富貴家子
弟不學問以變化氣質而淫侈傲惰以破壞前人
之基業遂令宗廟之犧化爲猷畝之勤此樂郤之
所以降爲皂隸也何嘗不變只是變得不好耳
元魏主珪問博士崔光曰天下何物最益人智光曰

莫如書黃山谷言子弟諸病皆可醫惟俗不可醫
張世調侍郎曰余謂不然醫俗病者獨有書耳今
之士大夫僥倖一第便終身束書不觀出惟周旋
人事歸則問舍求田其自命爲達者則飲奕賦詩
而已無惑乎風格之日下而俗尚之日汚也
王子明爲相曰可惜張師德以其嘗兩及吾門也司
馬君實爲相薦劉元城克館職曰某居閑時時節
問訊不絕位政府絕無一書故薦之今之君子不
及門不問訊必怪怒否亦與之相忘耳求如二公

者絕不可得或曰今之君子恐只及門問訊亦不
濟事

或語余曰古之君子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在君今
之君子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在己古之君子其
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在躬今之君子其子弟從
之則孝弟忠信在口余曰子之言或過夫孝弟忠
信在口亦勝於通不齒及者使安富尊榮得長在
若人之身亦國家之福也

唐一菴與衆友夜話將寢問曰此時還有事須料理

否衆曰無一菴曰夜寒吾輩飲酒甚樂從者尚未
有寢宿處焉得不與料理世傳官人冬月夜飲溫
室語人曰今嚴冬而溫暖若是時令不正可懼也
從者於門外頓足曰外間時令却甚正齊景公曰
天寒哉我何獨不寒哉世傳爲笑處富貴而能念
下人之饑寒勞苦者蓋鮮一菴先生真可法也

宣城湯嘉賓先文簡門人也性簡傲不避嫌謗失意
家居頗以聲色自娛其門下遂假托肆行至誘奪
人子女嘉賓或不知也士民皆忿恨死肉未寒家
不遺片瓦聞者皆謂嘉賓不自愛惜負其師門然
嘉賓實負性耿介有古烈士風李文介爲相舉朝
攻之移居射所小廟中其門生故人無一人敢闖
其門者應天甲午解頭文介所取士引爲詞林亦
過門設帖而嘉賓每一二日卽携酒相過劇談數
刻乃去至庚戌闈中所搜諸卷皆素所賞識士絕
未嘗有所交私憶丁未年余上春嘉賓分考已
得旨迴避次日且入簾矣嘉賓忽過余寓劇談久
乏余飲之酒至晡時始去闈中命題多嘉賓所擬

其意欲以一二相授而余絕口不及此故難於發言而罷此豈亦有所私不過以生平交誼且謂余亦可無忝一第故至此如嘉賓世爭詆訛之不知其品行亦有末流所不可及者

優人登場有爲唐明皇者下場便不肯與諸優同坐衆皆笑之世間公孤卿貳時至則爲之與逢場作戲亦復何異而盛修邊幅岸然於親故之中恐未免爲諸伶之所竊笑昔沈慶之爲三公歸里鄉人見者皆扶伏膝行慶之笑曰故是昔時沈公知是

昔時沈公彼磬折之態可嗤此倨傲之容亦無味上虞陳五山侍郎治第宏壯上梁百餘人邪許經日不能起其子在傍咤曰今上如此其難異日拆時如何得下人傳笑之不知此達人之言也宋郭進造第宴工人於上曰此造宅者坐子弟其下曰此賣宅者後果然陳氏子之言卽進意也

蘇掖爲監司家富而嗇嘗置別墅與售者爭直反覆甚苦其子曰大人幸稍增之異日吾輩賣時亦尋善價也潁川姚尚書塚上碑石甚厚侍郎某營墓

請於官求解三之一官命解其二或問之曰吾欲使後人更剖其半耳二語皆足警世癡腸

宋祖分命諸帥鎮邊郡中權酷之利悉與之恣其圖迴貿易免所過征税每來朝錫賚殊異由是邊臣皆富於財得以養死士精間諜洞知虜情將入寇卽預爲之備多致克捷戰國時李牧在趙邊市租俱輸入幕府故能大殺胡人斥遠邊地今邊將所費輜銖皆有帳籍非尅剝軍士卽無以爲資而欲有功不亦難哉

崇禎乙亥流寇突入鳳陽吾鄉有宦游其地者身被害家人幸脫歸爲人言見羣盜殺人正如戲劇余曰世人無日不以物命爲戲今子惡傷其類故謂盜賊爲慘耳以天地視之人與物亦豈有異吾恐以殺人爲戲當自此始漸至於以人爲糧也可不懼哉

吾友靜虛王子少慕道不問生計家本累千金晚至衣食都缺世惟出家兒一瓢一衲便可度時若畜一絲長物便非本色至於士人身有俯仰之累若

不稍營生生究竟惟有累人而已昔司馬溫公每問士大夫私計曰倘衣食不足安肯爲朝廷輕去就又杜祁公問賈內翰生事亦曰凡人無生事雖爲顯官不能無俯仰依違皆深於世故之言不可不念然所以爲生計亦豈有他勤儉而已

狄仁傑不識婁師德師德每於武后前稱仁傑之賢寇準短王旦而旦專稱其美人皆服二公德量余謂此深於涉世者非徒德量之過人也行之久久不特令人主見重亦當令其人聞而自媿

吾友某某諸子皆美質高才可芥拾一第而或終子衿或以他塗自致則多錢爲之祟也自少而長官室衣服飲食妻妾之奉擬於王侯豈復能苦心力學與寒士爭一日之短長疎廣有言賢而多財則損其志信夫

吾輩治家於凡五穀果茹之類皆須自爲料理至于下人偷竊自不能免但不至太甚則可矣慈湖先生曰先君嘗步至蔬圃謂園丁曰吾蔬每爲人盜取何計防之園丁曰須拚一分與盜者乃可先君

因欣然顧某曰此園丁吾師也作家者亦宜知此
意曰夫我嘗志至燕而歸園丁曰吾故與公人
友人王金如篤信好學之士事嫡母甚孝嘗言外祖
司馬公天性樸誠年七十餘一日語余母昨夢人
見迎云當爲潮陽縣社公尚須次三載及期又言
昨有迎者云於某日午當上任因遍辭親友至日
日方中果逝余因語人曰夫潮陽去吾越四千里
而遙計程非旬月不可至今此沒彼生曾不移晷
何哉古宿有言生則決定生去則實不去西方只
在目前卽此可信

蓮之始開也暮則復合至不能合則落矣余語張楸
之曰人家富貴如蓮始開使常有收斂意尚可長
久若一開不可復合吾懼彫落之不遠也

先恭惠爲諸生時嘗夢登一高閣閣中滿貯書有人
以書授府君初授者方策差小後所授乃絕大曰
汝功名皆在此覺而言之後於嘉靖丁未登第謁
選初授中書馭歷內外終於禮部尚書其事乃驗
先文簡嘗夢謁梓潼神案上有筭貯筆先兄就乞

之始授以一日未足耶又授以一日猶未足耶再授以一筆差小先兄意嫌之神曰此雖小乃更佳後鄉試第二會試第一殿試第三所謂雖小乃佳者也領鄉薦後讀書商氏土城山一旦晨起語余曰吾已推却一狀元矣余問其故曰昨夢與孫栢潭老師及諸南明羅康洲張陽和三先生共飲諸公以骰盆見授曰今當是公改令余曰諸公皆狀元得四則諸公飲得六則余飲意似以六爲會元也後果然亦奇

人生功名皆有定命而世俗營營於定命毫無所益祇爲造物所嗤耳先兄乙酉鄉試前元旦課文宗妙祠拈題得君子無所爭一節及將過武林就試舟且發忽復登岸開書篋取原始錄中先輩爲高必因丘陵節文字再三披誦乃行同儕笑之後闡中論孟兩題皆合卷中亦頗用其語此豈人意想所及直是天機偶動耳

羅近溪先生守宣城日雖衙役門皂皆與講學一日問門子曰爾近日功夫若何對曰守心先生笑曰

今是堂
心是太爺汝仍是門子

盱江有從姑山近溪先生建書院其上集四方學者
有大盜依托衆中或知之以告先生急掩其口曰
渠今已學好盜寧不可爲聖賢耶異日又言之先
生爲言古戴淵周處等事意思慳惓泗涕橫流盜
聞感悟卒爲善士

越人喜演劇優伶之鬻伎吾鄉者至數千人百事皆
賽戲願病棘亦爲之往往鑼鼓聲未絕而其人已
死近數年間婦人忽皆上廟燒紙錠一燒百兩曰
以是寄之冥司死得用之也尤爲可笑夫三界內
外儘有可安頓此性靈處不思擇一善地而寄錢
冥司冀死後受用此何異世人不好好事不交好
人而專一繫心囹圄結交獄卒寄錢獄吏之所以
幾一旦受罪得藉爲鑽管買脫之費此無論地下
所繇不似人間官府錢神有靈就令包苴可通亦
何不掉臂其外而必投身苦塗藉此免罪耶此意

龍舒居士言之已詳余再爲拈出以醒龔俗

此其事頗

類漢隆慮公主以金千斤錢千萬爲其子昭平君
豫贖死罪後隆慮卒昭平日驕因醉殺主傳廷尉

請論死上曰法者先帝所造不可誣也
卒可其奏嗚呼豫納贖死竟何益哉

余門人張爾韓病甚其內子爲散錢諸刹禮懺誦經
費且千金病少間人皆嘆佛法有靈余曰審若是
卽祗應是貧苦人死富貴者一一皆千年萬載古
帝王且長生至今矣何以梁武餓胡后沈漢明唐
穆皆不永年佛之爲教原止修繕性靈此臭質視
同泡幻雙林示滅壽不滿百何至使人禮誦便得
起死回生今日之愈直是命不合死耳後亦竟不
起

朱晦菴記歐陽事蹟云蔡州尼惠普言人禍福頗驗
有二牛過前尼曰此二牛宿世皆人也一是官人
以失入人罪一是醫者以悞藥殺人故墮此各呼
其姓名皆應一名公於廣坐稱之永叔折之曰萬
物人最靈其尤者則聖賢也然皆不能知前世事
此以罪生異類中何獨能自憶其姓名耶於是坐
人皆屈服不知此有二說一是佛菩薩神力加被
暫得心通一是雖墮傍生心原不昧往往見庸俗
癡騃小兒記憶前身及父母妻子一一能言其本

未又鬼獄衆生罪苦尤劇亦皆歷歷記其宿因何
必聖賢乃通宿命要不可爲俗儒道彼錮於見聞
聞輒嗤笑古云多所見少所怪信夫

經云菩薩成佛時不諂衆生來生其國云云是知吾
心諂曲盡卽目前無諂曲之人吾心驚害盡卽世
間無驚害之物彼蚤蚩蚤虱虎狼蛇蝎荆棘叢林
以及一切小人奸雄盜賊之儔皆與吾身一時俱
現但當自責自修不必於彼起憎嫉心肇公曰心
有高下丘陵乃生不可不深體味其言

諸佛惟福慧兩足故能爲天人之師儒者如孔孟亦
爾後世禪宿門庭動卽一千五百衆此皆福慧因
緣自然會合如雲龍風虎有不期自致之理若福
薄則言輕言輕則人不信受故古人得意之後稟
師教戒絕不爲人近世頗有強欲出頭者擁臯比
據獅子寶華王座不知于世亦有少分利益否昔
智者大師言吾不領衆必淨六根損已利他獲預
五品耳彼聖賢而猶若是此博地凡夫將無人已

兩妨可不深戒

張楸之十歲時出痘氣厭厭垂絕已寢之地家人尚圍守之其母夫人未忍哭於傍出向後院一慟仆地衆皆趨視獨一人在傍見楸之手微動若索物者問之曰藥丸安在復索水與之舉向口如吞藥狀遂甦自言循屏出門不知所向見數小兒有二熟識者又見冕衣裳者三如世所繪三官像趨拜之神曰汝祖母心善且持齋虔當令汝還因授以藥丸卽適所吞者是自是語遂靈通時文恭方都試楸之曰吾父首臚傳矣問所見小兒皆已死又索梨家人曰無有楸之曰某所有之何言無覓之果得鼻忽流血大嘔曰姨母刺我問之曰適飯窻下聞外窻窻聲戲以箸刺窻眼不謂卽郎君鼻數月始愈如蟬蛻然面遂奇醜文恭見之不識也余每語之曰人所以畏死以不識死去作何狀今兄已試之後應無怛化也楸之曰吾意此直是夢境非誠死誠死當不僅爾余曰誠死亦夢風水之說惑人使亡人體魄數十年不得歸土已歸土者又有遷移毀奪之患往往不能保其百年之

墳吾每欲伸天理以奪地理之權指心地以破陰地之惑而終不能勝於是爲之告曰吾不敢謂風水之必無徵也就令禍福之報如影隨形而基福之地祖宗多以無心得之及已富貴於是不惜千金之費以買一穴或爭訟累年始獲營葬而旣葬之後子孫往往漸歸淪替則風水之可遇而不可求亦已明矣然則子何不循天理以需地理之自應宅心地以俟陰地之自來而營營焉勞苦其心力爲也

唐泓師語張說曰缺門道左有善地視百僚中甚貴者貧道將與之後得源乾曜源辭以家貧後泓再經之已有墓其地者其培高闢深皆合程度問誰墓則源也問價幾何則賒買也問誰爲營葬則村夫也泓嘆曰天贊源氏矣乾曜自京尹拜相近二十年此可遇不可求之說也然源旣應甚貴卽不葬此地豈遂衰減吾猶謂泓師之說之近誣也

趙端肅公自姚徙居郡城亦頗經營風水一日語人曰吾昨念之富貴之家能致地師千里之外有佳

山水處又能出重貲以購之其人不可又能以勢力強之得善地已又將富貴得富貴已又將得善地如環之無端千百世不絕皆人與地爲政於是
以手指天曰此老將安所事事耶於是
一笑而罷
雲門湛師喜言風水余謂之曰師言風水謂得之可
福蔭子孫耶吾所以求風水異是但繕治此心使
生生必當享富貴之福有好風水處卽往生其家
現成受用何似世人營營費心力以爲後世不知
何人地耶師爲之一笑

或曰世有善相宅相墓者吉凶頗驗何也曰今人身
如頭垢如掌紋身所佩服如貝如刀劍如印如手
板所駕乘畜養如牛如馬如雞狗皆可以占吉凶
况宅爲生人所棲托塚墓爲先人遺魄所歸何不
可以占吉凶然可以占吉凶非能爲吉凶也

人家父子兄弟夫婦之間不相和叶决無興盛之理
就令偶致富貴亦有何樂譬如荆棘林中雖繁花
異卉爛焉滿目終無可着脚處也

小兒掃地若置垢穢於中庭其糞除必盡若掃置屏

處雖堆積狼籍亦終無運出之理其意原止欲使
人不見也故曰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小人之過
必文

天下生齒日繁卽以吾族計之國初始祖僅一人今
男女且萬指相距未三百年已千倍於曩時然而
山川土田如故所產之毛不增於前也而取以供
千倍之衆物焉得不盡人焉得不窮况又益之以
侈靡以宮室曩樸斲今雕鏤矣以衣服曩疎布今
錦綺矣以飲食曩奉賓客多不過六脩今至於十
五二十且三十又加邊無算矣共此一物也向一
人享之加縛縮焉今千人共之加屑越焉卽神運
鬼輸且不能給此取求所以日急而盜賊所以日
繁也

百穀草木皆生於土欲百穀草木之滋茂祗應封植
其土世間萬法皆生於心欲身相具世界平一切
萬法如意祗應繕治其心今人爲身及世界求事
事如意之故斲喪其心亦何異欲滋茂草木而反
培削其土吾見其日就彫落也已

悟心之士知世間無第二物無第二人終日迴迴地
獨行獨坐無毫髮許當情人我是非之見從何而
起今世以超悟自命者如衣敗絮行荆棘中觸處
動成罣礙不知所悟何事
世人眼光短見善惡急於得報若一時未有其驗便
謂因果無徵不知報之遲速不出四五十年此數
十年在無窮中直一瞬耳昔人有言此老無急性
有記性人但辦一片忍耐心長遠心打大竿盤歸
除到底久久定不錯也

世儒疑出世之士未免遺棄倫物不知學得出世法
纔能入世莊生有言若夫没人則未嘗見舟而便
操之也夫出世之士没人也於涉世乎何有
學者窺見此事一切現成不煩動著些子便生輕易
心昔神光參初祖立雪齊腰祖猶訶曰諸佛無上
妙道曠劫精勤難行能行非忍而忍豈可以小德
小智輕心慢心而欲希冀真乘吾輩自顧根器何
如古人真切用心何如古人而遂欲以影響見聞
承當大事恐尚遠在古人云知有底人自解奉重

不解奉重定非知有人也云云
識心達本之士卽一言一動皆須簡束內旣以固其所學外亦可起人信心使其教易行昔雲門湛師不拘繩簡頗有少叢林之目余嘗規之曰使神化爲乞兒着敝垢服雖持九轉丹奉人人未必肯餌若羽衣蹻蹻駕鶴凌風而度卽效唾皆成珠玉矣易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師首肯之然亦終不能改也

焚香烹茶學詩畫畜古物雖是清况然非學道人所宜此等在俗子爲之似雅若衲僧爲之則轉見其俗昔人堊壁上畫松規圓竹杖自有深意不可不知

古德云向水邊林下長養聖胎又曰祇教渠淨除現業流識卽修也又曰二六時中不依倚一物又云老僧除二時粥飯是雜用心餘無雜用心處此等皆是祖師門下人語可見渠得意後其功夫綿密如此今時學道人於現業流識未曾動着毫毛許動念卽附物時時是雜用心如何得成片段香林

今是堂
四十年始成一片湧泉三十年尚有走作念之令人發媿

汾州無業禪師云古德道人得意之後向折脚鐺中
煮飯喫名利不干懷財寶不爲念大忘人世隱跡
巖叢君王命而不來諸侯請而不赴豈同我輩愛
名貪利汨沒世塗如短販人後憲宗屢召皆以疾
辭穆宗命使齋詔奉迎邀其必至師遂澡身剃髮
告衆而逝嗚呼古人如此風規今邈乎不復可觀
宜日三復其言以自鞭策也

凡親友行事尚可改爲不妨直指其非或婉救其失
若其勢已成難可改正便當付之無言無事強聒
以取厭憎子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至
於星相形家之言事原影響吾輩可以不知卽知
之在人豈有可更之理而無端指其不吉若鑿鑿
可憑使人心懷疑懼尤非士君子所宜爲也

人家生子女多似父男多似母釋典所稱托體時愛
憎之說似非無據故娶婦賢否關人家隆替甚大
不可不慎然亦有未必然者則係其家氣數或母

今是堂
賢明父蠢騃或父仁慈母狠戾當興則似其賢當
敗則似其否亦有父母俱慧而子忽愚癡則其家
享富貴久先澤已竭故若此非其恒理也是故爲
子求婦必擇其父之賢者

周望每言生平見士大夫實能揮千金而不惜惟何
公恭寧一人公祖遺業甚厚登第自曹郎出守兩
典名郡而家業遂空余嘗聞張肅之司馬言一夕
夢見一仙官呵殿而出羽儀甚盛就視之乃馮開
之先生也先生言將謁恭寧公公仙班甚高非已
所能跋其說甚長雖夢寐恍惚殆將不誣余姊氏
卽其子婦貧甚不自聊余每憫之曰如公盛德終
不但已子孫必有興者姑忍之今且果然

余友徐伯鷹叅知仕宦三十年家業不逾中人其宗
中兩縉紳爭尺寸地至治兵相攻訟累歲不已伯
鷹出橐中貲人與百五十金爭乃罷此與古人毀
璧止鬪何異但難爲受者耳罷官歸惟詩酒自娛
嘗夢中得句曰風清鳥定泉鳴枕夜靜僧歸月滿
床境甚幽殆有所自惜乎其不說學也

人家子弟或有登科第者此是祖宗福祚或其人力學苦心所致但恐不得得則未有不知遲早不過數日耳而世人急於聞喜遂若是報事人取以授之百計承奉以結其權以致其人日橫邀求日繁往往四五十人供張高會如享大賓稍不豐備卽毀其什物攘臂詬詈洶洶之勢甚於盜賊至於賞犒之物始僅數金後至數十今且二三百矣寒生一旦入仕塗只報捷一事已費却四五百金盡債家物不知異日何以償之余每向人說此事輒曰

好事莫計費余曰吾不謂非好事然於此曹何與日記取不第望渠不來時余曰正惟不第渠不來今來吾先已第矣必渠來乃第厚訓之可也嗟乎大惑不解舉國若狂可爲太息

今寒士一旦登第諸凡輿馬僕從飲食衣服之類卽欲與膏粱華腴之家爭爲盛麗秋毫皆出債家謁選之官債主卽隨之而至非盜竊帑藏腹剝間閭何以償之及其罷官歸休則恣橫於鄉黨居間請托估計估奪無所不至安得國有廉吏鄉有端人

昔人言受恩多難於立朝吾亦曰舉債多難於立
身身以言文及英諸官職於國亦難於立
名爲造物所忌不可多取先文簡仁心爲質恬雅好
修而年壽不延胤嗣遂絕者名太著也縉紳中頗
有不理於口而子孫貴盛人曰無天不知彼雖嗜
利無恥而鄙薄唾罵亦略相訓故餘殃不復及其
後裔或有言與人爲仇祗應鋪揚其休美不當指
摘其瑕疵鋪揚休美所以生其名生其名者殺其
福指摘瑕疵所以益其謗益其謗者損其災語亦

可味

士大夫多不肯還債雖廉介有守之士亦往往蹈此
吾自做好官於人何與而使彼失其重貲夫民間
物且不可妄取此吾親友物獨可妄取耶亦可謂
通人之一蔽矣世又有好施予者獨靳還債吾每
戲之曰此真所謂慷他人之慨人有言施新恩不
如償舊債念之念之
往往見士大夫奕品在下中而欲與國手抗行國手
亦往往婉轉讓之或止勝一二子或與成和局遂

益自信以爲世無賢已者甚或攬奪偷抹備作醜
態對者明知之而不敢言終身習以爲常不自知
媿此雖戲劇無關盛德然試令自反此爲何心譬
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可不戒諸
世間極閑適事如臨汎游覽飲酒奕棋皆須覓伴尋
對惟讀書一事止須一人可以竟日可以窮年環
堵之中而覽觀四海千載之下而覲面古人其精
微者可以斧藻性靈其宏肆者可以開拓聞見天
下之樂無過於此而世人不知殊可惜也

諸葛孔明戒子書入但傳其非淡泊無以明志非寧
靜無以致遠二語實出淮南其他如非學無以廣
才非靜無以成學惰慢則不能研精險躁則不能
理性年與時馳意與歲去遂成枯落悲嘆窮廬將
復何及尤爲警切不可不誦

馬伏波戒兒子書曰好議論人短長妄是非正法此
吾所大惡也龍伯高杜季良云云後季良竟不免
糾之者至引援書爲證是伏波戒子弟無言人過
失而語中亦未免雌黃信言語之階禍而周慎之

難爲也

南齊王僧虔戒子書吾在世雖乏德素要復推排人間數十許年故是一舊物人或以此比數汝等卽化之後若自無調度誰復知汝事者王家門中亦有有少負令譽越超清級優者則龍鳳劣者猶虎豹失蔭之後豈復龍虎之議哉況吾不能爲汝蔭政應各自努力耳或有身經三公菝爾無聞布衣寒素卿相屈體父子貴賤殊兄弟聲名異吾今悔無所及欲以前車戒爾後乘也夫抵富貴子弟藉父

兄餘蔭爲朋輩推獎便自謂實有所長一旦芘蔭零落自顧身名茫無成立知交亦落落視之甚或加之踣踐不知安所憑藉以自植天地間念之可爲於邑

又曰汝年入立境方應從宦兼有室累牽役何處復得下幃如王郎時爲可作世中學取過一生耳各在爾身已切身豈復關吾耶鬼惟知愛深松茂栢寧知子孫毀譽事云云僧虔此書語語中世宦子弟膏肓不可不日爲三復

唐柳玭者公綽之孫仲郢之子也嘗述家訓以戒子孫曰夫門第高者一事墮先訓則異他人雖生可以苟爵祿死不可以見祖先蓋族盛則人窺嫉實藝懿行人未必信纖瑕微類十手爭指矣所以修己不得不至爲學不得不堅余幼聞先公僕射言立己以孝弟爲基恭嘿爲本畏法爲務勤儉爲法肥家以忍順保交以簡恭廣記如不及求名如儻來蒞官則潔己省事而後可以言家法嗟乎此數語世家子弟宜書諸紳誠能奉而行之則不特保門戶亦將大其基構矣

又曰董生有云弔者在門賀者在閭言憂則恐懼恐懼則福至又曰賀者在門弔者在閭言受福則驕奢驕奢則禍至故世祚修短與命位豐約不假問蓍龜星數在處心行事而已昭國里崔山南瑄子孫之盛仕族罕比山南曾祖母長孫夫人年高無齒祖母唐夫人事姑孝每旦櫛縱笄拜階下升堂乳姑長孫不粒食者數年一日病言無以報吾婦冀子孫皆得如婦孝然則崔之門安得不大乎東

都仁和里裴尚書寬子孫衆盛實爲名閥天后時
宰相魏玄同選尚書之先爲壻未成婚而魏陷羅
織獄家徙嶺表及北還女已踰笄以無衣食資願
下髮爲尼有一尼自外至言女福厚豐必有令匹
子孫將遍天下宜北歸及荆門則裴已齋裝以迎
矣今勢利之徒舍信誓如反掌則裴之蕃衍乃天
之報施也余舊府高公先君兄弟三人俱居清列
非速客不二羹載夕食齧葡萄而已皆保重名於
世永寧王相國涯居位竇氏女歸請曰玉工貨釵

直七十萬錢王曰七十萬錢豈於汝惜但釵直若
此乃妖物也禍必隨之女不敢復言後釵爲馮球
外郎妻首飾涯曰爲郎吏妻首飾有七十萬其可
久乎馮爲賈相國餽門人賈有奴頗橫馮愛賈召
奴責之奴泣謝未幾馮晨謁賈賈未出有二青衣
賈銀罌出曰公恐君寒奉地黃酒三盃馮悅盡舉
之俄病渴且咽因暴卒賈爲嘆息出涕卒不知其
由明年王賈皆邁禍噫王以珍玩爲物妖而不知
威權隆赫之妖甚於物馮以卑位貪貨不能正其

家忠於所事不能保其身不足言矣賈之奴害客
於牆廡間而不知欲始終富貴其得乎舒相國元
與李繁有隙爲御史鞠譙獄窮致繁罪後舒亦
及禍今世人盛言宿業報應曾不思視履考祥事
與夫名門右族莫不由祖考忠孝勤儉以成立之
莫不由子孫頑率奢傲以覆墜之成立之難如登
天覆墜之易如燎毛嗟乎余觀今之世族亦莫不
然賀弔相尋人不知懼悲夫

梁徐勉戒子崧書略曰顯貴以來將三十載門人故
舊承薦便宜或使創辟田園興立邸店皆距而不
納非謂拔葵去織且欲省息紛紜中年聊於東田
開營小園穿池種樹少寄情賞又以郊際閑曠終
可爲宅儻獲懸車致事實欲歌哭於斯吾清明門
宅前割西偏施宣武寺不復方幅意亦謂此逆旅
舍何事須華常恨時人謂是我宅古往今來豪富
繼踵高門甲第連闔洞房宛其死矣定是誰室但
不能不爲培塿之山聚石植果雜以花卉以娛休
沐用托性靈隨便架立不存廣大惟功德處小以

爲好所以內中逼促無復房宇近修東邊兒孫二
宅乃藉十住南還之資其中所須猶爲不少旣牽
挽不至又不可中輟郊間之園遂不辦保貨與韋
黯乃獲百金成就兩宅已消其半尋園價所得何
以至此由吾經始歷年麤已成立桃李茂密桐竹
成陰塍陌交通渠畝相屬華樓廻榭頗有臨眺之
美孤峯叢薄不無紛糾之興瀆中竝饒菰蔣湖裏
一殊富芟蓮雖云人外城闕密邇韋生欲之亦雅有
情趣追述此事非有吝心憶謝靈運山家詩昔爲
天地物今成鄙夫有吾此園有之二十載今爲天
地物物之與我相較幾何哉勉此時尚爲相爲立
屋宅便不辦保一園今時縣令當不至此每尋味
入之覺吾輩猶碌碌也

又曰釋氏之教財物謂之外命儒典亦稱何以聚人
曰財況汝常情安得忘此聞汝所買湖熟田地甚
爲馮鹵彌復可安所以如此非物競故也雖事異
寢丘聊可髣髴孔子曰居家理事可移於官旣已
營之宜使成立進退兩亾更貽耻笑若有所收獲

今是堂
可自分贍內外大小宜令得所又應霑之諸女凡
爲人長姝復不易當使中外諧緝人無間言先物
後已然後可貴若能爾者更招巨利云云江左諸
君子雖受朝寄而情存湖海謝安袁粲無不爾爾
勉雖放懷物外不涉迂疎所以可貴
又曰吾年時朽暮心力稍畢牽課奉公略不克舉其
中餘暇裁可自休或復冬日之陽夏日之陰良辰
美景文案間隙負杖躡屐逍遙陋館臨池觀魚披
林聽鳥濁酒一桮彈琴一曲求數刻之暫樂庶居
常以待終不宜復勞家間細務汝交關既定自茲
以後吾不復及汝亦勿復與吾言之云云家事有
可交卸使老子得弛於負擔豈非甚樂但不知兒
子輩能成吾此懷否也

淵明五子非一母所生其與子書云汝輩幼小家貧
無役柴水之勞何時可免雖不同生當思四海皆
兄弟之義鮑叔敬仲分財無猜歸生伍舉班荆道
舊遂能以敗爲成因喪立功他人尚爾況共父之
人哉潁川韓元長漢末名士身處卿佐八十而終

兄弟同居至於沒齒濟北汜幼春晉時操行人也
七世同財家人無怨色詩云高山景行汝其慎哉
此與責子詩竝觀想見其父子間豈弟真至意無
不盡至今讀之猶覺藹然之氣溢於毫楮間也

來道之云人臣告君當明白正大使人主讀而易曉
不必引用僻事餽古文以示博雅唐鄭餘慶奏
議頗用古語如仰給縣官馬萬蹄有司不曉何語
人皆訾之邇來章疏益爲可怪攻人而不顯其名
論事而不斥其故簡牘之內半是虛詞朝著之間

有同射覆旁觀不解而廣咨詢司衡默會以行黜
陟彼此相沿未知所底云云此皆 神廟時事今

上綜覈名實稍涉含糊卽行詰讓章疏始號簡
明如仰給縣官馬萬蹄而有司不曉則亦有司不
學之過不當咎餘慶也 主人贈其孫公

先文簡門人嘗養疾西湖嗣子過江上謁辭疾不出
一接余作書諷之有掉臂過市感薛客之知言大書
榜門嗤翟公之未達等語某媿其言亟來問饋嗟
乎從古人情已然原不足怪號爲士君子貴自脫

耳 吳寧門人李丹仲之族有自武林歸者舟覆於江幸
未尚未入生死在呼吸間見一人方以所齎銀物
繫腰間傍一人起而攫之掾至偶得不死來言其
事又余族有傭者病甚主人懼其死於家遷之廟
社氣息惛然待盡而已前有丐者新死敝衣蔽體
尚匍匐往將取之悲夫世人於石火電光中交征
攘奪作子孫牛馬皆此兩人類也

嘗疑心卽是仁顏子其心三月不違仁似猶二之後
見禪宗牧牛圖及古德言持鞭視牛幸自可伶生
終日迴迴地趨亦不去始知顏子工夫綿密至於
如此

中庸道不遠人章語最切近道不遠人不遠於人之
情也是故不近人情之事皆不可爲道以人所不
及望人以已所不願加人以已所不能求人皆所
謂不近人情之事也只就人已對立時一加體勘
便六通四闢矣

馮具區先生言讀書作文有兩塗一如築河堤四圍

周匝不令有絲髮透漏處一如掘井只就一處深
求之但及泉則源源不竭矣爲學亦然朱晦菴之
學河堤也王文成之學掘井也孰勞孰逸孰得孰
失必有能辨之者

甲辰都試罷還謁房師張玄翁於孝烏繼繼無已屢
辭行輒加繫維曰非得從心之數勿言別也余奉
書云老師恩重欲黽勉於從心賤子緣慳殆庶幾
於知命師讀之一笑乃治席郊外聽其歸

余舅氏久所翁武林江之自由嘗言其舅行號殫玄
作文摹盤詰至不可句羣從間有善大小篆者文
成又令書之讀者溟滓然不知何語於是爲語曰
江子爲文乃弟書觀者不識徒敲腹此已可笑近
更有效之者見人不能讀便自謂爲佳余謂之曰
君爲此文將令鬼讀耶抑欲令人讀之也令鬼讀
則吾不敢知欲人讀之宜令可解坡翁有言子雲
以艱深之辭文淺近之指幸毋爲識者鄙可也
或曰鹿門有言但自無心於萬物何妨萬物長圍繞
然則道人亦何必離世絕俗如佛制出家爲也曰

正自無心難故令出家出家所以學無心也譬如
人家父母欲其子取科名經世務必先令謝絕塵
務一意學問得意後一任事物紛紜到手不妨游
刃日然則西方之說若何曰此是一所好學堂有
明師有良友送子弟其間學問更易得成就不須
疑也

兒輩讀書惟務涉獵都不精專故每試輒蹶嘗與之
言譬如用人必平日與之共肝膽忘形骸綢繆膠
結會無間然臨緩急時自得其力若只泛交及一
面之識平時飲酒燕笑渠便肯來一旦有事則掉
臂去每見先輩讀書必有本頭飯邊枕上都不放
捨雖與人看不得然執此以往取青紫如拾地芥
只是與之稔熟耳

習舉子業以爲應試猶道人參禪敵生死若鶩雜學
買名聲悠悠忽忽臨時如何得力故余常拈兩語
與子弟說書當明遠樓邊讀禪向涅槃堂內參明
遠樓貢院中瞭望處也平不暇由人之計固非
交口相詈交手相擊在二日間猶知出爾反爾自作

之孽若遲以歲月人方含怨而我已忘之忽焉相報便謂無端況隔生者乎不知出入之悖固秋毫無爽也王真人言膿血債負必然有報乃至毀謗打罵見面相嫌皆是前因所結今世要償須歡喜順受不敢辯證但有爭競卽同抵債不還積累更深至言哉

世間最上人凡事寧損己可以利人則爲之其次則人已兩俱利其下則利己妨人其最下者可以妨人卽損己亦不暇顧良可惜也

作事使人銜恨固不可若因非意之加長懷怨怒必求報復而後已此其自害爲尤甚多見怨人者願爲蛇虎以報之彼人不過一死相償此身一墮異類中不知何時是出頭日也

讀莊生鷓鴣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二語使人多營多求之念不覺灰冷彼有據一丘擅一壑以自雄或入其界則張爪厲吻以禦之不知容身果腹之具竟復幾何也

智度論云菩薩作是念衆生易度耳所以者何衆生

所著皆是虛誑無實辟如人有一子喜不淨中戲聚土爲穀以草木爲鳥獸而生愛著人有奪者嗔恚啼哭其父知己此子今雖愛著此事易離耳小大白休何以故此物非真故余見世人父子夫婦間當童穉壯盛之年相憐相愛甚於身命積漸而往至於老大愛心轉微使其果真愈久愈應相念何以少日反濃遲暮反淡天倫猶爾況外物乎今人動輒言悟悟後人我愛憎一切如初不知所悟何事經云末世衆生希望成道無令求悟唯益多

聞增長我見但當精勤降伏煩惱云云然則求悟非與否也彼所謂悟直是依通見解故四相宛然若真悟時如杲日當空冰雪自化何至增長我見更有煩惱須降伏耶

館傍多草萊蚤蚋所都秋月轉盛雖密施幃幃盛設烟燎猶不能勝體痛於羣嘍手疲於捫拍頗厭苦之已而自念曰今涼風已至天將雨霜此輩雖挾利喙工鑽窬想銷聲泯迹之期當不在遠彼從橫嘍噬之日短而我自在高眠之日長忍之姑勿與

較可也意始安

伊菴權禪師用功甚銳在衆未嘗與人交一言至晚
必流涕曰今日又只恁麼空過嗟乎余輩犬馬之
齒已長空過從前多少日子都不覺知都不鞭策
不知來日尚有幾何不知後來作何結果念之心
悸

永明曰若頓明實性反觀世間生死名相虛誑猶如
兒戲復似伎人雖改換千差一性宛然不動噫世
人能知此意則去來都不關懷奴主亦何榮辱直

是隨處安閑倘未薦得不妨熱忙

古德云青蘿黃緣直上寒松之頂白雲淡泞出沒太
虛之中萬法本閑而人自鬧此天下何思何慮一
句註脚覺往來朋從徒自勞攘

或疑妄想自無始以來不知經歷多少時劫何緣一
日便得破除曰正惟是妄想所以一日便可破除
譬如有人憑空捏造事端後來傳虛襲響至百千
萬人歷百千萬代我從最後一人破其虛妄卽併
最初俱破何以故以其事原虛故此意永明曾及

之更爲拈出以對以其事則氣效其意亦便曾也
近年吳越間佛事可謂極盛從來梵剎廢者興存者
飭至於菴院靜居遍滿諸壑而僧徒猶役役不已
吾嘗爲言下極金剛水際上至有頂諸天通是如
來清淨梵宇土木之工卽精麗如同秦崇峻如永
寧以化人視之直是委土積蘇不如莊嚴自己佛
土爲善寶誌公云終日拈香擇火不知身是道場
余亦謂終日起寺造塔不知心是寶坊
或疑經言一人發真歸元十方虛空悉皆銷殞從上

諸聖發真歸元不知其幾而虛空故在何也曰今
有數人同夢於夜夢中所見山河大地明暗色空
無不同者一人忽寤則諸境盡銷其未寤者宛然
如故今子欲以夢中入而妄疑大覺且疑諸佛之
誠言耶

王介甫學博而志大不特富貴不櫻其心其視舉世
之是非毀譽蔑如也遇大有爲之主而功業無稱
反以基禍則我見爲之祟耳介甫生平敬事蔣山
元禪師叩以祖師意指師不答曰公般若若有障三

今是堂
有近道之資一更一兩生淘汰或可幾耳介甫請
其說曰公受氣剛大世緣深以剛大氣遭深世緣
必以身任天下之重用舍不能必則心未平以未
平之心持經世之志何時能一念萬年哉又多怒
而學問尚理此其三也特視名利如脫髮甘淡泊
如頭陀此爲近道且當以教乘滋茂之後世評介
甫甚多無如此數語得其髓者
介甫弟平甫素豪縱見師卽悚然問佛法大意師亦
不爲說固請之師曰佛祖無異於人所以異者能

自護心念耳岑樓本於毫末滔天原於濫觴清淨
心中無故動念岌乎危哉佛祖遞相付囑必曰善
自護持可不戒哉平甫曰佛法如斯而已乎師曰
昔申公論治世之法猶謂爲治不在多言願力行
何如況出世間法乎此確切之論宜三復之
諸佛於一切法有夢幻泡影及熱時燄呼聲響乾闥
婆城等喻謂其速起速滅無可把玩也至於聲勢
氣燄尤非久長之物而人爭趨之故昔人謂之倚
冰山又謂之乞兒向火雖然猶未有患也吾聞巴

蜀之山有巨蛇能噓毒氣作林木樓閣之形鳥獸
人物近之輒被吞吸則近日崔魏之黨是也福不
盈皆禍溢於世可悲也夫無可味也至公清
聲勢所湊其往復之機如翻車轉轂從閑處靜觀皎
然易覩而一塵瞽目便投足懵如非大有識人未
易脫然其外也往往見如市之門遮擁不前求闖
其闕而未得而其入偶敗則爭指其先入者而詬
厲之是以駑蹄而嘲捷足未嘗不始恨其遲而終
幸其後也

富貴之家其閹人面目已見可憎而主賓相對作勢
利談亦覺無味故士君子於此可以無求便宜少
往所謂寧令怪其不來無令厭其數至也

壽州道樹禪師住三峯時有野人作諸幻惑師視之
漠如久而自息所謂只消老僧不見不聞者也近
余族家中忽變怪百出或覲面呈狀或附耳作聲
服飾詭異體貌不常如是者累月家人習之亦不
復怖懼於是日就衰減久之聲跡寂然可見鬼神
伎倆原只如此祇是人有畏心故其勢愈盛經云

譬如人畏時非人得其便韓昌黎亦言人所以畏鬼以鬼之難見今日日見之則與人無異人亦不畏之矣人不畏則彼氣自衰此恒理也

昔人言貧賤者驕人其語似激然深思之亦自有理富貴人如處危臺傑觀常防傾跌一傾跌則糜碎貧賤人如在平地上安步徐行自可無蹶就令顛躓亦不甚傷蓋富貴者危而慄貧賤者肆而安第云驕人則不可聖賢而貧賤則不驕庸人而貧賤則亦無可驕也

見富貴者輒神蓋形茹不覺自失固是其人識卑亦緣其人福淺古寒士狎萬乘貧衲師帝王視之直似僚友儕輩初不覺其崇高非徒挾吾道以藐之蓋其人福德原在帝王之上也南陽忠國師云老僧在帝釋殿前見粟散天子如麻似菽陸信州云道人尚不貪釋梵天王之位何況人王地位如是眼界如是區區軒冕之榮曾足動其一眄否世所號騷人墨客腹中所貯書卷苦不甚多而盛自標置跌宕公卿之間使酒罵坐以爲芥視貴勢固

是可笑衲子世外人不臣不友是其本色而不能謝遠勢利僕僕於王侯間又復峻其門庭踞獅子座受人皈依禮旨拳瞎棒加非其人以撥世患尤可痛也

異熟識者異時而熟也小時學堂讀書至一二百遍到晚尚不能舉一詞睡到天曉偶一念之忽瀾翻如水不能自休此謂異時而熟也今人一生學道苦於不能省力但爲之自有省力日在一生學道苦於不能得力但爲之自有得力時在

大慧云士大夫就裏許打得透其力勝出家兒二十倍何以故出家兒在外打入士大夫在內打出在外打入者其力弱在內打出者其力強強者謂所垂處重而轉處有力弱者謂所垂處輕而轉處少力此真實語只怕胡亂打不出若打得出卽黃面老子也須退三舍避之

出家兒身在事外見謂於嗜欲都淡譬如汞銀見火未必不走若一一從世情裏串過真覺得無味然後一切放下向去雖種種到前自不著眼矣俗謂

從良妓勝還俗尼殆非虛語
諺云若要小兒安長帶三分饑與寒士君子亦須帶
出得幾分饑寒然後骨堅神緊內可以練性真外可
以經世務若向肥甘軟滑中罨却悠悠忽忽便斷
送一生矣

富貴家小兒未饑與食未寒與衣出門畏風日吹炙
便與遮護以爲愛之此果殼中蟲也一生不見天
日蝻蝻焉與皮核俱盡悲夫

富貴家兒蚤眠晏起朝不見辰曦晚不見夕魄人生
幾何晝夜分半又以其有用日力強半付醉夢中
以此爲學學業荒以此治生生事蹙詩云夙興夜
寐無忝爾所生尚勗之哉

釋氏得直指之宗始知成佛之期不須遠劫道家得
全真之教始知鍊神之指不在長年此其人皆深
得二氏之髓如吾儒之有道州姚江也

大司空墨池王公生平極柔和與人語和而不唱惟
恐傷之登第後卽斷葷血絕嗜欲一意學問叅叩
精猛至忘寢食久之遂有所發明其夫人師事之

執弟子禮甚恭自曹郎出長藩臬入爲卿貳所在
精勤如治家事雖細務必躬親之方與工曹四司
稽覈累年出納將徹底清汰無何忽謝世老胥皆
歡舞相慶所著心病類方行於世爽齡曰公肝膽
如鐵燭理釐務如鏡覽刃決而外貌溫然口未嘗
有所雌黃臧否望之似可狎近而中實介然也易
所稱內健外順內文明而外柔順殆斯人與夫閨
閣暱邇雖嘖笑纖微稍不中度卽爲所窺測公乃
能令夫人事之如嚴師檢身之密不問可知其學

問才品世亦希有其匹

但令此身如日不必愁世間有暗冥地但令此心如
陽春不必愁世間有寒沍時曾見世主憂露宿否
馳驅所屆宮殿妙嚴矣曾見達官憂饑虛否咄嗟
之頃珍饌紛錯矣有德則福隨有福則受用具但
得本莫愁末德者本也
先文簡登第後十九里居先府君服闋辛丑奉太夫
人補官京師值中熹廟以東宮出閣講學文簡應
推講官第一人力以疾辭無何復請告奉太夫人

歸而當時言官私有所擁戴忌文簡名恐其復進
乃橫口詬訾疏中有欄門鷹犬之語余笑曰鷹亦
能欄門耶優游家食不識欄何人之門傳曰長木
之顛無不標也國狗之瘦無不噬也殆謂是與
錢麟武閣學居官未嘗以妻子自隨在長安孑然一
身耳獨市得數椽邸舍原極敝陋日漸修飭之聊
可棲止而言者乃云長安之邸第連雲後庭之粉
黛蔽日隨筆描寫初不顧其人形似且粉黛安能
蔽日與鷹犬欄門殆可作對此等章奏傳之後世

豈不可笑

朱平涵閣學云一友言某書某書都是說謊余曰天
地間奇奇恠恠事何所不有隨人說謊未足寫其
萬一姑聽之不必論有無也此亦達人之論然天
地間事卽無所不有猶未足寫吾心奇恠之萬一
試於靜中體察此心觀其變幻便知此言之非妄
古人讀書不求甚解最妙求甚解便入穿鑿矣此禪
講之所由分也藥山曰老僧只圖遮眼若他人牛
皮也須穿卽是此意

吾鄉先輩如周寧宇胡璞完陸瑞亭三先生皆於先天渾沌之氣全未瑀琢對之如對古人世所謂逢迎窺覘之術非惟不屑併亦不知而一以縣令計處一以司道告歸一以臺察例轉浮沈里居多者至二三十年竟以薦起俱爲京卿乃知功名自有定分不在營競潘岳云司馬安四至九卿而良史題之以巧宦之目巧誠有之拙亦宜然信夫

朱衡嶽少傅與先兄同舉於鄉年最少視學嶺南偶巡方者意不相得投劾歸家食十年奉其封公以

居客至僮奴皆在田每自酌酒歡讌竟日後補官爲蜀左轄值奢賊倡亂殺撫臣受節鉞於圍城之中賊平以憂歸復總督川湖等五省軍務安酋旣降加少傅蔭兩子錦衣福德之盛一時無兩然其生平只一味忠厚寬博未嘗以將略自居吾每想像郭汾陽爲人未得其似公殆髣髴其一二云

余同年生陸君啓喜言兵余每語人兵凶器而括易言之使其臨敵殆將不免後治師固原流寇大至君啓出與戰身先士卒遂以殞命所謂不幸言而

中者也雖然志士不怠在溝壑勇士不怠喪其元
君啓有焉亦烈矣
鄉先輩縉紳多有不可及者如方伯王積齋之清真
學憲錢岳陽之恬澹鄭肖龍叅政之事嫡母孝養
無方葉繼山副使之字猶子恩勤靡間求之後來
殆難其比

宋王梅谿爲嚴關黎後身關黎能文尤工筆札而梅
谿拙於書每自嘲曰嚴關黎汝前生食蔬何多智
于今生食肉何許迂然則婚宦輩血能損人智慧
亦明矣智論云衆生心性猶如利刀惟用斫泥泥
無所成刀日就損良然良然

近來人家酒席專事華侈非數日治具水陸畢集不
敢輕易速客湯餌肴較源源而來非徒口不給嘗
兼亦目不周視一筵之費少亦數金余每遇此不
覺心有戚戚始知夫子變色而作政自去人不遠
世人只爲體面兩字百事勉強身心爲之罷勞名行
爲之隳裂試問供張應付費從何來饒者旣匱羸
餘乏者遂虧產業若作宦則竊帑藏腋間閭居鄉

今是堂
事居間恣漁獵護惜小體面傷大體面而不顧豈
不大錯

朱正色爲江陵令當張太岳當國時正色不爲屈其
家奴犯法榜繫窮治無所貸相君深奇之行取至
僉都御史自言遇呂仙謂之曰士大夫踐清華者
非佛與仙卽精靈也從仙墮者爽朗有幹濟從佛
墮者慈從精靈來者貴而貪狠敗類吾由其言推
之知國家當隆盛則士大夫多從仙佛墮當敗亂
則士大夫多自精靈來甚者則爲夜叉羅刹出世

啖人而已

文成公初入銓曹方獻夫已位正郎執弟子禮甚恭
唐伯虎長於文衡山請師衡山可謂不挾貴不挾
長矣余性傲生平不肯輕北面人豈當世學問無
文成行誼無衡山輩耶書此以自懺
世人取科第多在三四十歲時若在二十上下便稱
異蚤達一科中殆無幾人然則登科以三十年爲率
仕宦亦以三十年爲率是一生寒素顯融正各得
半而今人一旦顯融遂頓失寒素之體前三十年

既成烏有後三十年亦豈堪把玩吾願達者於此
作平等觀可也
寒士一經遴擢便作貴人一旦以罪鐫削卽仍爲寒
士今人遭遴擢遂忘寒士之體經鐫削仍作貴倨
之容夫假則俱假真則俱真不應寒士獨假貴人
獨真也且一予一奪俱出朝廷本無而予之則有
偶有而奪之還無彼清華之選原非可據之物而
一且爲之便終身認爲已有亦可笑矣朱平涵言
趙文肅以詞林遷謫後入南銓不肯折節冢卿彼
學道人而猶若是信習氣之難除也

或問夢不異覺覺不異夢夢與覺皆夢也然覺時所
爲善惡皆有酬報夢時則否或云覺時意識明了
夢時昧略或又云覺時因與緣俱具夢有因無緣
審若是則夢與覺較然有二何以云夢覺一如也
曰酬報與否止在迷與了之一念覺何以因果歷
然以迷覺爲真故夢何以否以了夢爲幻故以爲
世幻則因空果焉得不空以爲真則因實果焉得不
實要之酬報亦夢中事永嘉云了則業障本來空

未了應須償宿債
世間極奇特事識破原只尋常譬如演戲作諸魔性
千態萬狀小兒怖畏啼呼寢驚夢蘊而長者願之
直付之一笑蓋知其所繇來只是這一個人也
治世之法寧過於板母令稍入於通寧過於張母令
偶淪於弛寧過於繁難迂曲毋令輒就於便易蓋
三者皆人情之所樂趨從之則其弊有不可勝言
聖祖特崇晦菴之學良有深意
唐人骰子選格卽今世所謂選官圖也房千里有序

云安知數刻之樂不如數年之榮今時所刻宦林
便覽不過數年卽盡易其故升沈殿最與呼么喝
六何殊達者視之亦可恍然覺悟矣

今之院本卽古之樂章也每演戲時見孝子悌弟忠
臣義士一言感心則涕泗橫流不能自己傍視左
右無不皆然此其動人最神最速較之老儒擁臯
比講經義與夫老衲登座說法功效百千萬倍有
志世道者宜就此設教不可視為戲劇漫不加意
也

渡蟻還帶四德等劇視之尤能令人知因果報應秋
毫不爽殺盜淫妄不覺自化而好生樂善之念油
然生矣

近時所撰院本多是男女私媾之事千篇一律深可
痛恨而人家又往往於家庭搬演聚父子兄弟併
幃其婦人而共觀之見其淫譎褻穢備諸醜態恬
不知愧此與昔人使婦人裸逐何異一堂之人幾
同行禽豈不可悲

余嘗欲第院本作四等如四喜百順之類頌也有慶
喜之事則演之五倫四德香囊還帶等大雅也八
義葛衣等小雅也尋常家庭燕會則演之拜月綉
襦等風也閑庭別館朋友小集或可演之至於曇
金花長生邯鄲南柯之類謂之逸品在四詩之外禪
林道院皆可搬演以代道場齋醮之事若夫西廂
玉簪等諸淫媾之戲亟宜放絕禁書坊不得鬻禁
優人不得學違則痛懲之亦厚風俗正人心之一
助也

今人家搬演淫媾戲劇以爲尋常之事不復呵止會

不思男女之欲如水浸淫卽日事坊閑猶時有瀆
倫犯義之事而況乎宣淫以道之試思此時觀者
其心皆作何狀不獨少年不檢之人情意飛蕩卽
生平禮義自閑到此亦不覺津津有動稍不自制
便入禽門可不深戒六載長安觀之學法夫西師
余司教吳寧見其風俗淳古事事有法而最可喜者
凡衣冠舊族必自爲婚姻其餘小姓雖崛起富貴
亦不肯輒與通約越中人家但有幾貫爛錢卽起
自輿僮馭僧亦與爲好風尚之卑卽此可見

宋栗菴著爲吏部尚書至長安街有老婦著面衣乘
驢不下從者誤謂男子呵之老婦大詬曰我住京
師五十餘年見了千千萬萬希罕你這蟻子官兒
宋至部語同僚笑曰官亦不蟻子矣此婦人眼孔
大所謂見慣渾閑事也若深山窮巷人見一頂紗
帽便戰慄失措祇緣經嘗少眼界不寬故學者貴
先開拓胷次東人人談空其耳其費難去餘大
人之精神侈用之則立盡嗇用則久然亦有不盡然
者譬之火然至人之息深深如蘊火終夜可以不

滅得意人如當風熾炭雖易銷鑠而一時光燄熾
盛倍常至於躓士意氣鬱結觸緒悲酸精神未盡
而身已死如取火入甕急窒其口其質雖在精光
已亾此皆不能盡其天年者也
閱人者甚不可以意見異同便形臧否卽如儒者講
學豈不欲當世賢士共登此堂然世儘有孝友於
家忠勤於國其品邈乎難扳而絕不喜言學以爲
事願力行不在講說此正子夏所謂雖日未學吾
必謂之學者豈得以不與吾會便非之耶至於依
附名理中情叵測實繁有徒而槩收爲吾黨異日
反戈相向亦不可知操衡鑑之任切宜知此

盱江先生嘗邁重病夢一老翁語之曰君身病稍康
心病何若先生嘿不應翁曰君自有生來遇觸而
氣不動當勸而目不瞑擾攘而意不紛夢寐而境
不忘此皆君之痼疾可不亟圖瘳損耶先生愕然
曰此予心得曷言病也翁曰君以宿生操持強力
太甚一念耿光遂成結習日中固無紛擾夢裏亦
自惺惺不知人之志意長在目前蕩蕩平平與天

今是堂
日相交此則陽光宣朗是爲神境令人血氣精爽
內外調暢如或志氣沈滯胸臆間隱隱約約如水
鑑相涵此則陰靈存想是爲鬼界令人脉絡糾纏
內外膠泥君今陰陽莫辨境界安縻是尚得爲善
學乎先生驚起伏地汗下從是執念潜消血脉順
軌讀此始知先生之學真懸崖撒手不掛一絲五
十陰魔倒戈以北與世儒存想把持向鬼窟作活
計者何啻天淵故吾每言儒門大宗師在宋則楊
慈湖我明則羅近溪非妄也

徐起部羽明良輔先兄同年子爲何氏姊之壻母臨
晚忽自躍而出頭觸床有聲無絲毫血污體修潔
如玉自幼無夕不夢登天目少瞑卽見異境一日
夢入月望見仙子趨而作禮傍一侍女獨答拜後
娶余甥宛是月中答拜人年二十二以疽死死時
自見兩青童持幡導之冉冉升雲而去數日後唐
氏好夢其乘五色雲降於庭但云吾念吾父囑吾
母無事悲啼不及其餘復乘雲上升蓋真從天道
中來者也

今是堂
上虞鄭念慈祖法少年魁南宮其婦翁就榻前告之
應曰唯復轉身睡鼻息齁然後爲郡守以疾告歸
沈困中猛力叅究忽有省無所師承下語皆宗門
老宿語旣病棘謂其家人曰吾五臺山無邊道人
也無端墮落於此多却一頂紗帽娓娓數百言皆
作西北人語音且云日下當有補官消息然吾不
及待矣死後果報補延平守其遺書數十葉余將
序而傳之

張內山公元配劉夫人性貞靜賢淑方舉一子卽令
妾視翁寢而已清淨自居子爲文恭公孫肅之懋
之皆中進士第姜翼龍配胡夫人相夫子常陰行
善佃戶債子擔夫菜傭出入間率私爲裒益已生
三子拊庶子五人有鴟鳩之愛晚年長齋事佛訓
家人以儉慈年八十神明炯如吾姊適何氏者性
資酷類兩夫人今仲淵亦已登第女爲地道萬彙
植根於茲其榮盛零落總視其肥瘠固不誣也
劉伯龍歷位尚書左丞常在家慨然召左右將營十
一之方忽見一鬼在傍拊掌大笑伯龍嘆曰人生

今是堂
貧窮固有命乃復爲鬼所笑遂止余意亦欲爲生
生之資政懼爲鬼笑耳

謝莊有口辯孝武常問顏延之曰謝希逸月賦何如
延之曰美則美矣但莊始知隔千里兮共明月帝
召莊語之莊應聲曰延之作秋胡詩始知生爲久
離別沒爲長不歸帝大笑此可與銀花合金銅丁
相配

宋文帝北伐與劉湛徐湛之等定計沈慶之曰今欲
伐國而與白面書生議之事何由濟元凶弒逆孝
武起義師顏竣言宜待諸鎮唇齒然後舉事慶之
厲聲曰今方興大事而黃頭小兒皆參與此禍至
矣天下談兵者皆白面黃頭之輩求國無危不可
得矣

沈約謝朓等作文皆用宮商將平上去入四聲制韻
有平頭上尾蜂腰鶴膝五字之中音韻悉異兩句
之內角徵不同不可增減世呼爲永明體文字至
此始是衰敗之極非冒黎孰能起之卽約答陸厥
書亦言天機啓則律呂自調六情滯則音律頓舛

審是亦何用拘拘着意于官商間哉
謝朓爲吳興弟瀟於征虜渚送別朓指瀟口曰此中
唯宜飲酒瀟建武之朝唯以長酣爲事此卽袁絲
兄子戒絲語人處亂朝不得不爾然何不并辭爵
祿入山林作世外人而以長酣爲免禍之道如人
國事何

王琨父惲不辨菽麥時以爲殷道矜之流無肯與婚
家以獾婢恭心侍之遂生琨琨爲時所推謝靈運
父真亦不慧阮遙集鮮卑婢兒芝草無根醴泉無
源亦時有之

李士謙卽李謐子散粟贍饑合藥拯病積三十年或
謂士謙子多陰德士謙曰夫言陰德其猶耳鳴已
獨知之人無知者今吾所作吾子皆知何陰德之
有若能并已亦不知斯爲至德難哉

瑯琊王儼惡和士開間構就御史臺斬之遂率京畿
士屯千秋門斛律光聞之笑曰龍子作事固自不
似凡人勸後主緯自至千秋門儼徒驚散光就謂
曰天子弟殺一漢何苦執手強引以前謂帝曰瑯

琊王年少腸肥腦滿輕爲舉措長大自不復然願
寬其罪帝拔儼帶刀環亂築辮頭良久乃釋之漢
武帝太子殺一讒人遂至與丞相勒兵相鬪蹀血
京師惜當時無若光者

喃喃錄卷上終

